宋曾南豐先生全集錄目次

書原第十五卷

上歐陽學士第二書

上蔡學士書

與孫司封書

書原第十六卷

答范資政書

謝杜相公書

寄歐陽舍人書

與王介甫第二書
福州上執政書
記 原第十七卷
墨池記
記 原第十八卷
擬峴臺記
撫州顏魯公祠堂記
歸老橋記
記 原第十九卷

H. H. MU CHINESE LIBRARY

齊州二堂記
越州趙公救灾記
制誥 原第二十卷
特進觀文殿大學士除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制
勑監司考覈州縣治迹詔
制 原第二十一卷
相制二
節相制
左右正言制

劄子 原第三十卷
移滄州過闕上殿劄子
議經費劄子
狀 原第三十一卷
明州擬辭高麗送遺狀
祭文 原第三十八卷
祭王平甫文
哀詞 原第四十一卷
蘇明允哀詞

誌銘 原第四十三卷

都官員外郎胥君墓誌銘

贈職方員外郎蘇君墓誌銘

南豐先生全集錄卷二

書 原第十五卷

上歐陽學士第一書

學士先生執事伏以執事好賢樂善孜孜于道德以輔時及物爲事方今海內未有倫比其文章智謀材力之雄偉挺特信韓文公以來一人而已某之獲幸于左右非有一日之素賓客之談卒然自進于門下而執事不以衆人待之坐而與之言未嘗不以前古聖人之至德要道可行于當今之世者使鞏薰蒸漸漬忽不自知其益而及于中庸之門戶受賜甚大且感且喜重念鞏無似見棄

于有司環視其中所有頗識涯分故報罷之初釋然不自動豈好大哉誠其材資召取之如此故也道中來見行有操瓢囊負任挽車挈攜老弱而東者曰某土之民避旱暵飢饉與征賦徭役之事將徙占他郡覬得水漿藜糗竊活旦暮行且戚戚懼不克如願晝則奔走在道夜則無所容寄焉若是者所見殆不減百千人因竊自感幸生長四方無事時與此民均被朝廷德澤涵養而獨不識稼穡耜耒辛苦之事旦暮有衣食之給及一日有文移發召之警則又承藉世德不蒙矢石備戰守馭車僕馬數千里饋餉自少至于長業乃以詩書文史其蚤暮思念皆道德之事前世當今之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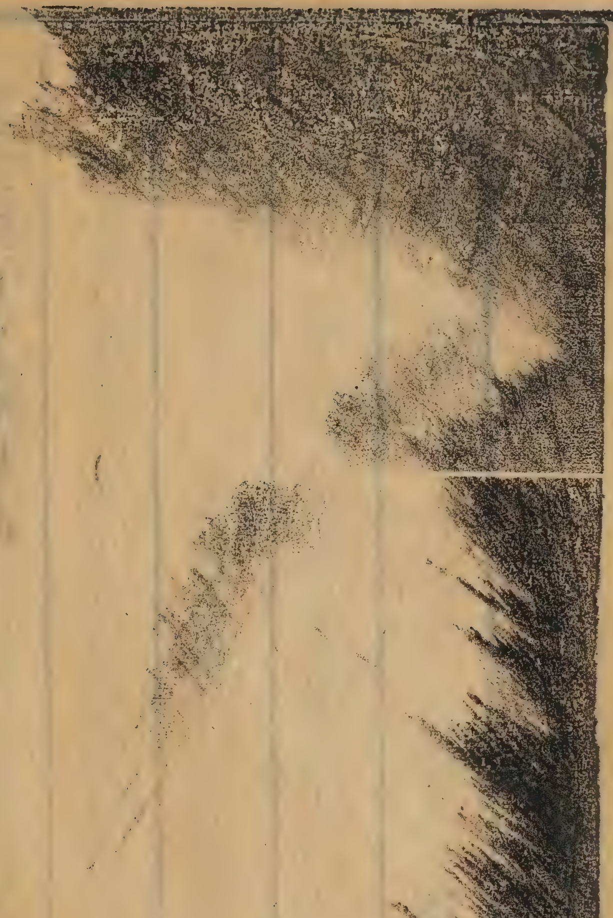
失誠不能盡解亦庶幾識其一二遠者大者焉今雖羣進于有司與衆人偕下名字不列于薦書不得比數于下士以望主上之休光而尚獲收齒于大賢之門道中來又有鞍馬僕使代其勞以執事于道路至則可力求簞食瓢飲以支日暮之飢餓比此民綽綽有餘裕是亦足以自慰矣此事屑屑不足爲長者言然辱愛幸之深不敢自外于門下故復陳說覬執事知鞏居之何如所深念者

執事每日過吾門者百千人獨于得生爲喜及行之日又贈序別不以規而以賞識其愚又嘆嗟其去此鞏得之于衆人尚宜感知己之深懇惻不忘況大賢長者海內所師表其言一出四方以卜

其人之輕重某乃得是是宜感戴欣幸倍萬于尋常可知也然此實皆聖賢之志業非自知其材能與力能當之者不宜受此此輩既負緣幸知少之所學有分寸合于聖賢之道既而又敢不自力于進修哉日夜尅苦不敢有媿于古人之道是亦爲報之心也然恨資性短缺學出己意無有師法覩南方之行李時枉筆墨特賜教誨不惟增疎賤之光明抑實得以刻心思銘肌骨而佩服矜式焉想惟循誘之方無所不至曲借恩力使終成人材無所愛惜窮陋之迹故不敢望于衆人而獨注心于大賢也徒恨身奉甘旨不得旦夕于几枝之側稟教誨竢講畫不勝馳戀懷仰之至不宜望

再拜

此予固已受知歐陽公復辱於有司因寓歸途所見所感以表其義命自安者如此



上蔡學士書

慶曆四年五月日南豐曾鞏謹再拜上書諫院學士執事朝廷自更兩府諫官來言事者皆為天下賀得人而已賀之誠當也顧不賀則不可乎鞏嘗靜思天下之事矣以天下而行聖賢之道不古聖賢然者否也然而古今難之者豈無異焉邪人以不己利也則怨庸人以己不及也則忌怨且忌則造飾以行其間人主不寤其然則賢者必疏而殆矣故聖賢之道往往而不行也東漢之末是已今主上至聖雖有庸人邪人將不入其間然今日兩府諫官之所陳上已盡白而信邪抑未然邪其已盡白而信也尚懼其造之

未深臨事而差也其未盡白而信也則當屢進而陳之待其盡白而信造之深臨事而不差而後已也成此美者其不在于諫官乎

古之制善矣夫天子所尊而聽者宰相也然接之有時不得數且久矣惟諫官隨宰相入奏事奏已宰相退歸中書蓋常然矣至于諫官出入言動相綴接蚤暮相親未聞其當退也如此則事之失得蚤思之不待暮而以言可也暮思之不待越宿而以言可也不諭則極辨之可也屢進而陳之宜莫若此之詳且實也雖有邪人庸人不得而間焉故曰成此美者其不在于諫官乎今諫官之見也有間矣其不能朝夕上下議亦明矣禁中之與居女婦而已爾

捨是則寺人而已爾唐者邪者而已爾其于冥冥之間議論之際。豈不易行其間哉如此則難見今日兩府諫官之危而未見國家天下之安也度執事亦已念之矣苟念之則在使諫官侍臣復其職而已安有不得其職而在其位者歟噫自漢降戾後世士之盛未有若唐也自唐太宗降戾後世士之盛亦未有若今也唐太宗有士之盛而能成治功今有士之盛能行其道則前數百年之弊毋不除也否則後數百年之思將又與也可不為深念乎輩生于遠陋于無衣食以事親今又將集于鄉學當聖賢之時不得抵京師而一言故致布于執事并書所作通論雜文一編以獻伏惟執

而制名公只用此二字奬譽

事莊士也不拒人之言者也願賜觀覽以其意少施焉鞏幸甚

與諫官朝夕相親即說命朝夕納誨之旨萬世所當法者○君德成就尤在諫官信如此書所云不待暮而以言不待越宿而以言獻可替否惟日不足而君德成矣經筵大率具文終日言而非有問之者也惡能成就君德

與孫司封書

運使司封閣下竊聞儂智高未反時已奪邕邑地而有之爲吏者不能禦因不以告皇祐三年邕有白氣起廷中江水横溢司戶孔宗旦以爲兵象策智高必反以書告其將陳拱拱不聽宗旦言不已拱怒詆之曰司戶狂耶四年智高出横山畧其寨人因其倉庫而大賑之宗旦又告曰事急矣不可以不戒拱又不從凡宗旦之于拱以書告者七以口告者多至不可數度拱終不可得意卽載其家走桂州曰吾有官守不得去吾親毋爲與死此旣行之二日智高果反城中皆應之宗旦猶力守南門爲書召鄰兵欲拒之城

先言與死節兩路夾翻以見旌典之必及

亡智高得宗旦喜闕之宗旦怒曰賊汝今立死吾豈可汙耶罵不絕口智高度終不可下乃殺之當其初使宗旦言不廢則邕之禍必不發發而吾有以待之則必無事使獨有此一善固不可不旌況其死節堂堂如是而其事未白于天下比見朝廷所寵賻南兵以來仗節死難之臣宗旦乃獨不與此非所謂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耶使宗旦初無一言但賊至而能死不去固不可以無賞蓋先事以爲備全城而保民者宜責之陳拱非宗旦事（破的）也今猥令與陳拱同戮既遺其言又負其節爲天下者賞善而罰惡爲君子者樂道人之善樂成人之美豈當如是耶凡南方之事

已下反覆先言諸死節必旌序語而決不贅可也所重在崇獎先言之人以力開言者之路

卒至于破十餘州覆軍殺將喪元元之命竭山海之材者非其變發于隱伏而起于倉卒也內外上下有職事者初莫不知或隱而不言或忽而不備苟且偷託以至于不可禦耳有一人先能言者又為世所侵蔽令與罪人同罰則天下之事其誰復言耶聞宗旦非獨以書告陳拱當時為使者于廣東西者宗旦皆歷告之今彼既不能用懼重為己累必不肯復言宗旦嘗告我也為天下者使萬事已理天下已安猶須力開言者之路以防未至之患況天下之事其可憂者甚衆而當世之患莫大于人不能言與不肯言而甚者或不敢言也則宗旦之事豈可不汲汲載之天下視聽發揚

褒大其人以驚動當世耶宗旦喜學易所爲注有可采者家不能有書而人或質問以易則貫穿馳騁至數十家皆能言其意事祖母盡心貧幾不能自存好議論喜功名鞏嘗與之接故頗知之則其所立亦非一時偶然發也世多非其在京東時不能自重至爲世所指目此固一眚今其所立亦可贖矣鞏初聞其死之事未敢決然信也前後得言者甚衆又得其弟自言而聞祖袁州在廣東亦爲之言然後知其事使雖有小差要其大槩不誣也況陳拱以下皆獲其家而宗旦獨先以其親遁則其有先知之效可知也以其性之喜事則其有先言之效亦可知也以閣下好古方學忘樂

連而及之

天下之善。又方使南方。以賞罰善惡爲職。故敢以告。其亦何惜須

臾之聽。尺紙之議。博問而極陳之。使其事白。固有補于天下。不獨

總○收

一時爲宗旦發也。伏惟少留意焉。如有未合。願賜還荅。不宣。葦頓

首

爲孔宗旦訟寃而所陳者皆天下治亂得失之理可謂言近而

指緬矣

答范資政書

鞏啟王寺丞至蒙賜手書及絹等伏以閤下賢德之盛而所施爲在于天下鞏雖不熟于門然于閤下之事或可以知若鞏之鄙竊伏草茅閤下於羈旅之中一見而已今鞏有所自得者尚未可以致閤下之知況鞏學不足以明先聖之意識古今之變材不足以任中人之事行不足以無媿悔于心而流落寄寓無田疇屋廬匹夫之業有奉養嫁送百事之役非可責思慮之精詔道德之進也是皆無以致閤下之知者而拜別朞年之間相去數千里之遠不意閤下猶記其人而不爲年輩爵德之間有以存之此蓋閤下樂

得天下之英材異于世俗之常見而如鞏者亦不欲棄之故以及此幸甚幸甚夫古之人以王公之勢而下貧賤之士者蓋惟其常而今之布衣之交及其窮達毫髮之殊然相棄者有之則士之愚且賤無積素之義而爲當世有大賢德大名位君子先之以禮是豈不于衰薄之中爲有激于天下哉則其感服固宜如何仰望門下不任區區之至

感謝書問不一語及天下事

謝杜相公書

伏念昔者方輩之得禍罰于河濱去其家四千里之遠南嚮而望迅河大淮埭堰湖江天下之險爲其阻阨而以孤獨之身抱不測之疾煢煢路隅無攀緣之親一見之舊以爲之託又無至行上之可以感人利勢下之可以動俗惟先人之醫藥與凡喪之所急不知所以爲賴而旅櫬之重大懼無以歸者明公獨于此時閔閔勤勤營救護賙親屈車騎臨于河上使其方先人之病得一意于左右而醫藥之有與謀至其既孤無外事之奪其哀而毫髮之私無有不如其欲莫大之喪得以卒致而南其爲存全之恩過越之義

如此竊惟明公相天下之道吟誦推說者窮萬世非如曲士汲汲一節之善而位之極年之高天子不敢煩以政豈鄉閭新學危苦之情蕞細之事宜以徹于眎聽而蒙省察然明公存先人之故而所以盡于鞏之德如此葢明公雖不可起而寄天下之政而愛育天下之人材不忍一夫失其所之道出于自然推而行之不以進退而鞏獨幸遭明公于此時也在喪之日不敢以世俗淺意越禮進謝喪除又惟大恩之不可名空言之不足陳徘徊迄今一書之未進顧其慚生于心無須臾廢也伏惟明公終賜亮察夫明公存天下之義而無有所私則鞏之所以報于明公者亦惟天下之義

而已誓心則然未敢謂能也

施者期于當阨感者莫可名言然其誓心圖報總以天下之義爲歸何等光明俊偉

寄歐陽舍人書

鞏頓首載拜舍人先生去秋人還蒙賜書及所譔先大父墓碑銘反覆觀誦感與慚并夫銘誌之著於世義近於史而亦有與史異者蓋史之於善惡無所不書而銘者蓋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義之美者懼後世之不知則必銘而見之或納於廟或存於墓一也苟其人之惡則於銘乎何有此其所以與史異也其辭之作所以使死者無有所憾生者得致其嚴而善人喜於見傳則勇於自立惡人無有所紀則以媿而懼至於通材達識義烈節士嘉言善狀皆見於篇則足爲後法警勸之道非近乎史其將安近及世之衰

轉

人之子孫者一欲褒揚其親而不本乎理故雖惡人皆務勒銘以誇後世立言者旣莫之拒而不爲又以其子孫之所請也書其惡焉則人情之所不得于是乎銘始不實後之作銘者當觀其人苟託之非人則書之非公與是則不足以行世而傳後故千百年來公卿大夫至于里巷之士莫不有銘而傳者蓋少其故非他託之非人書之非公與是故也然則孰爲其人而能盡公與是歟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爲也蓋有道德者之于惡人則不受而銘之于衆人則能辨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惡相懸而不可以寔指有寔大于名有名侈于寔猶之用人非

第一層　所託之人　第二層　第三　領　縱論

人如韓吏部亦得李皇甫之銘而益彰辭之工尚矣哉

畜道德者惡能辨之不惑議之不徇不惑不徇則公且是矣而其辭之不工則世猶不傳于是又在其文章兼勝焉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爲也豈非然哉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雖或並世而有亦或數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傳之難如此其遇之難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謂數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銘其公與是其傳世行後無疑也而世之學者每觀傳記所書古人之事至其所可感則往往衋然不知涕之流落也況其子孫也哉況鞏也哉其追睎祖德而思所以傳之之繇則知先生推一賜于鞏而及其三世其感與報宜若何而圖之

○三○傳○

○又○一○過○意○思○絶○盡○多○數○愈○緊○

收

結段馳驟騎歸槽

抑又思若輩之淺薄滯拙而先生進之先祖之屯蹷否塞以死而先生顯之則世之魁閎豪傑不世出之士其誰不願進于門牆遁幽抑之士其誰不有望于世善誰不爲而惡誰不愧以懼爲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孫爲人之子孫者孰不欲寵榮其父祖此數美者一歸于先生既拜賜之辱且敢進其所以然所諭世族之次敢不承教而加詳焉愧甚不宣鞏再拜

層次如累丸相生不絕如抽繭絲渾涵光鋩其議論也溫柔敦厚其情文也曾文定此豈後人所能沿襲擬議

與王介甫第二書

鞏頓首介甫足下比辱書以謂時時小有案舉而謗議已紛然矣足下無怪其如此也夫我之得行其志而有爲于世則必先之以教化而待之以久然後乃可以爲治此不易之道也蓋先之以教化則人不知其所以然而至于遷善而遠罪雖有不肖不能違也待之以久則人之功罪善惡之實自見雖有幽隱不能掩也故有漸磨陶治之易而無按致操切之難有愷悌忠篤之純而無偏聽摘抉之苛己之用力也簡而人之從化也博雖有不從而俟之以刑者固少矣古之人有行此者人皆悅而恐不得歸之其政已熄

一一立案

介甫作相時狠戾大段亦不出此

而人皆思而恨不得見之而豈至于謗且怒哉今爲吏于此欲遵古人之治守不易之道先之以教化而待之以久誠有所不得爲也以吾之無所于歸而不得不有負冒于此則姑汲汲乎于其厚者徐徐乎于其薄者其亦庶幾乎其可也顧反不然不先之以敎化而遽欲責善于人不待之于久而遽欲人之功罪善惡之必見故按致操切之法用而怨忿違倍之情生偏聽摘抉之勢行而譖訴告訐之害集己之用力也愈煩而人之違己也愈甚況今之士非有素厲之行而爲吏者又非素擇之材也一日卒然梗化遂欲齊之以法豈非左右者之誤而不爲無害也哉則謗怒之來誠有

折筆蓄時度勢　開　合

以召之故曰足下無怪其如此也雖然致此者豈有他哉思之不審而已矣顧吾之職而急于奉法則志在于去惡務于達人言而廣視聽以謂爲治者當如此故事至于已察曾不思夫志于去惡者俟之之道已盡矣則爲惡者不得不去也務于達人言而廣視聽者已之治亂得失則吾將于此而觀之人之短長之私則吾無所任意于此也故曰思之不審而已矣足下于今最能取于人以爲善而比聞有相曉者足下皆不受之必其理未有以奪足下之見也鞏比懶作書旣離南康相見尚遠故因書及此足下以爲何如不宣鞏再拜

子固之于介甫有因其使歸而諍之者此書是也有因其請坐講而著論以解之者講官議是也其後介甫大用飾六藝以文奸言子固知其不可化誨者早矣不比焉以嚴舜跖之分亦不激焉以傷夙昔之雅其後自以史學受知裕陵擢官兩制視介甫若漠不相識然者子固可謂有道之士矣

訓詁風雅之冣

福州上執政書

鞏頓首再拜上書某官竊以先王之迹去今遠矣其可槩見者尚存于詩詩存先王養士之法所以撫循待遇之者恩意可謂備矣故其長育天下之材使之成就則如蘿蒿之在大陵無有不遂其賓而接之出于懇誠則如鹿鳴之相呼召其聲音非自外至也其燕之則有飲食之具樂之則有琴瑟之音將其厚意則有幣帛筐篚之贈要其大旨則未嘗不在於得其歡心其人材既衆刻于庶位則如棫樸之盛得而薪之其以爲使臣則寵其往也必以禮樂使其光華皇皇于遠近勞其來也則既知其功又本其情而叙其

勤其以爲將幸則于其行也旣送遣之又識薇蕨之始生而恐其歸時之晚及其還也旣休息之又追念其悄悄之憂而及于僕夫之瘁當此之時后妃之于內助又知臣下之勤勞其憂思之深至于山脊石砠僕馬之閒而志意之一至于雖采卷耳而心不在焉

蓋先王之世待天下士其勤且詳如此故稱周之士也貴又稱周之士也肆而天保亦稱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其君臣上下相與之際如此可謂至矣所謂必本其情而敘其勤者在四牡之三章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四章曰王事靡盬不遑將母而其卒章則曰豈不懷歸是用作謌將母來諗釋者以謂諗

告也君勞使臣敘述其情曰豈不誠思歸乎故作此詩之詞以養父母之志來告其君也既休息之而又追敘其情如此繇是觀之上之所以接下未嘗不恐失其養父母之心下之所以事上有養父母之心未嘗不以告也其勞使臣之辭則然而推至于戍役之人亦勞之以王事靡盬憂我父母則先王之政卽人之心莫大于此也及其後世或任使不均或苦于征役而不得養其父母則有北山之感鴇羽之嗟或行役不已而父母兄弟離散則有陟岵之思詩人皆推其意見于國風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也伏惟吾君有出乎數千載之大志方與先王之治以上繼三代吾相于時

皆同德合謀則所以待天下之士者豈異于古士之出于是時者
豈有不得盡其志邪鞏獨何人幸遇玆日鞏少之時尚不敢飾其
固陋之質以干當世之用今髮齒日衰聰明日耗令其至愚固不
敢有徼進之心况其少有知耶轉走五郡蓋十年矣未甞敢有半
言片辭求去邦域之任而冀倍朝廷之義此鞏之所以自處竊計
已在聽察之日久矣今輒以其區區之腹心敢布于下執事者誠
以鞏年六十老母年八十有八老母寓食京師而鞏守閩越仲弟
守南越二越者天下之遠處也于著令有一人仕于此二邦者同
居之親當遠仕者皆得不行鞏固不敢爲不肖之身求自比于是

也顧以道里之阻既不可御老母而南則非獨省晨昏承顏色不
得效其犬馬之愚至于書問往還蓋以萬里非累月踰時不通此
白首之母子所以義不可以苟安恩不可以苟止者也方夫歲之
春有此邦之命鞏敢以情告于朝而詔報不許屬閩有盜賊之事
因不敢繼請及去秋到職閩之餘盜或數十百爲曹伍者往往蟻
聚于山谷桀黠能動衆爲魁首者又以十數相望于州縣閩之室
閭莫能寧而遠近聞者亦莫不疑且駭也州屬邑又有出于饑旱
之後鞏于此時又不敢以私計自陳其于寇孽屬前日之屢敗士
氣既奪而吏亦無可屬者其于經營既不敢以輕動迫之又不敢

陳守宦之勤求遂其乞養之私

以少縱玩之一則諭以招納一則戒以剪除既而其悔悟者自相執拘以歸其不變者亦爲士吏之所係獲其魁首則或縻而致之或殲而去之自冬至春遠近皆定亭無枹鼓之警里有室家之樂士氣始奮而人和始洽至于風雨時若田出自倍今野行海遊不待朋儔市粟麵米價減什七此皆吾君吾相至仁元澤覆冒所及故寇旱之餘曾未期歳既安且富至于如此鞏與斯民與蒙其幸方地數千里既無一事繫官于此又已彌年則可以將母之心告于吾君吾相未有易于此時也伏惟推古之所以待士之詳思勞歸之詩本士大夫之情而及于其親逮之以卽乎人心之安或還

之闕下或處以閑曹或引之近畿屬以一郡使得諧其就養之心慰其高年之母則仁治之行豈獨昏愚得蒙賜于今日其流風餘法傳之永久後世之士且將賴此其無北山之怨鴇羽之譏陟岵之歎蓋行之甚易爲德于士類者甚廣惟留意而圖之不宣鞏頓首

較劉子政引經乃更精采煥發後來居上矣

記原第十七卷

墨池記

臨川之城東有地隱然而高以臨于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窪然而方以長曰王羲之之墨池者荀伯子臨川記云也羲之嘗慕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此爲其故跡豈信然邪方羲之之不可強以仕而嘗極東方出滄海以娛其意于山水之間豈有徜徉肆恣而又嘗自休于此邪羲之之書晚乃善則其所能蓋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後世未有能及者豈其學不如彼邪則學固豈可以少哉況欲深造道德者邪墨池之上今爲州學舍教授王

曾王每有此
遥情深致而
曾尤深

君盛恐其不彰也書晉王右軍墨池之六字于楹間以揭之又告于鞏曰願有記推王君之心豈愛人之善雖一能不以廢而因以及乎其跡邪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學者邪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後人尚之如此況仁人莊士之遺風餘思被于來世者何如哉慶曆八年九月十二日曾鞏記

綿邈

記　原第十八卷

擬峴臺記

尚書司門員外郎晉國裴君治撫之二年因城之東隅作臺以遊而命之曰擬峴臺謂其山谿之形擬乎峴山也數與其屬與州之寄客者游而間獨求記于予初州之東其城因大丘其隍因大谿其隅因客土以出谿上其外連山高陵野林荒墟遠近高下壯大閎廓怪奇可喜之觀環撫之東南者可坐而見也然而雨溽潦毀蓋藏棄委于榛蘩茀草之間未有即而愛之者也君得之而喜增甓與土易其破缺去榛與艸發其亢爽繚以橫檻覆以高甍因而

造句不及唐人非材不逮風尚然也

爲臺以脫埃氛絕煩囂出雲氣而臨風雨然後谿之平沙漫流微風遠嚮與夫浪波洶湧破山拔木之奔放至于高桅勁艣沙禽水獸下上而浮沉者皆出乎履舄之下山之蒼顏秀壁巔崖拔出挾光景而薄星辰至于平岡長陸虎豹踞而龍蛇走與夫荒蹊蘩落樹陰晻曖遊人行旅隱見而繼續者皆出乎衽席之內若夫雲烟開斂日光出沒四時朝暮雨暘明晦變化不同則雖覽之不厭而雖有智者亦不能窮其狀也或飲者淋漓歌者激烈或靚觀微步旁皇徙倚則得于耳目與得之于心者雖所寓之樂有殊而亦各適其適也撫非通道故貴人富賈之遊不至多良田故水旱螟螣

之畜少其民樂于耕桑以自足故牛馬之牧于山谷者不收五穀之積于郊野者不垣而晏然不知枹鼓之驚發召之役也君旣因其土俗而治以簡靜故得以休其暇日而寓其樂于此州人士女樂其安且治而又得遊觀之美亦將同其樂也故予爲之記其成之年月日嘉祐二年之九月九日也

骨力雄剛溪山如畫宋記特勍

撫州顏魯公祠堂記

贈司徒魯郡顏公諱眞卿事唐爲太子太師與其從父兄杲卿皆有大節以死至今雖小夫婦人皆知公之爲烈也初公以忤楊國忠斥爲平原太守策安祿山必反爲之備祿山既舉兵與常山太守杲卿伐其後賊之不能直闚潼關以公與杲卿撓其勢也在肅宗時數正言宰相不悅斥去之又爲御史唐旻所搆連輒斥李輔國遷太上皇居西宮公首率百官請問起居又輒斥代宗時與元載爭論是非載欲有所壅蔽公極論之又輒斥楊炎盧杞既相德宗益惡公所爲連斥之猶不滿意李希烈陷汝州杞即以公使希

史筆

烈希烈初憖其言後卒縊公以死是時公年七十有七矣天寶之際久不見兵祿山既反天下莫不震動公獨以區區平原遂折其鋒四方聞之爭奮而起唐卒以振者公爲之唱也當公之開土門同日歸公者十七郡得兵二十餘萬繇此觀之苟順且誠天下從之矣自此至公歿垂三十年小人繼續任政天下日入于弊大盜繼起天子輒出避之唐之在朝臣多畏怯觀望能居其間一忤于世失所而不自悔者寡矣至于再三忤于世失所而不自悔者葢未有也若至于起且仆以至于七八遂死而不自悔者則天下一人而已若公是也公之學問文章往往雜于神仙浮圖之說不皆

抑

淋漓透快可作顏魯公傳贊

合于理及其奮然自立能至于此者蓋天性然也故公之能處其死不足以覩公之大何則及至于勢窮義有不得不死雖中人可勉焉況公之自信也歟維歷忤大奸顛跌撼頓至于七八而終始不以死生禍福爲秋毫顧慮非篤于道者不能如此此足以觀公之大也夫世之治亂不同而士之去就亦異若伯夷之淸伊尹之任孔子之時彼各有義夫既自比于古之任者矣乃欲睠顧回隱以市于世其可乎故孔子惡鄙夫不可以事君而多殺身以成仁者若公非孔子所謂仁者歟今天子至和三年尚書都官郎中知撫州聶君厚載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撫州林君慥相與慕公之

烈以公之嘗爲此邦也遂爲堂而祠之旣成二君過予之家而告之曰願有述夫公之赫赫不可盡者固不繫于祠之有無蓋人之嚮往之不足者非祠則無以致其志也聞其烈足以感人況拜其祠而親炙之者歟今州縣之政非法令所及者世不復議二君獨能追公之節尊而事之以風示當世爲法令之所不及是可謂有志者也

不以一死重公而重公之每起輒仆卒不自悔可爲定論柳河東狀段太尉亦然不以奮起笏擊賢太尉而賢太尉之素所樹立皆具眼也皆定論也

歸老橋記

武陵柳侯圖其青陵之居屬予而敘以書曰武陵之西北有湖屬于梁山者白馬湖也梁山之西南有田屬于湖上者吾之先人青陵之田也吾築廬于是而將老焉青陵之西二百步有泉出于兩崖之間而東注于湖者曰采陵之澗吾爲橋于其上而爲屋以覆之武陵之往來有事于吾廬者與吾異日得老而歸皆出于此也故題之曰歸老之橋維吾先人遺吾此土者宅有桑麻田有秔稌而渚有蒲蓮弋于高而追鳧雁之下上緡于深而逐鱣鮪之潛泳吾所以衣食其力而無愧于心也息有喬木之繁陰藉有豐草之

幽香登山而凌雲覽天地之奇變弄泉而乘月遣氛埃之溷濁此吾所以處其怠倦而樂于自遂也吾少而安焉及壯而從事于四方累乎萬物之自外至者未嘗不思休于此也今又獲位于朝而榮于寵祿以爲觀遊于此而吾亦將老矣得無志于歸哉又曰世之老于官者或不樂于歸幸而有樂之者或無以爲歸今吾有是以成吾樂也其爲我記之使吾後之人有考以承吾志也予以謂先王之養老者備矣士大夫之致其位者曰不敢煩以政蓋尊之也而士亦皆明于進退之節無留祿之人可謂兩得之也後世養老之具既不備士大夫之老于位者或擯而去之也然士猶有冒

而不知止者可謂兩失之也今柳侯年六十齒髮未衰方爲天子致其材力以惠澤元元之時雖欲遺章綬之榮從湖山之樂予知未能遂其好也然其志于退也如此聞其風者亦可以興起矣乃爲之記

借柳侯以諷當時貪位之人前段序景可入畫圖借詞遥韓柳

記原第十九卷

齊州二堂記

齊濱濼水而初無使客之館使客至則常發民調材木爲舍以寓去則徹之既費且陋乃爲徙官之廢屋爲二堂于濼水之上以舍客因考其山川而名之蓋史記五帝紀謂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于壽丘就時于負夏鄭康成釋歷山在河東雷澤在濟陰負夏衞地皇甫謐釋壽丘在魯東門之北河濱濟陰定陶西南陶丘亭是也以予考之耕稼陶漁皆舜之初宜同時則其地不宜相遠二家所釋雷澤河濱壽丘負夏皆在魯衞之間地相望則歷

山不宜獨在河東也孟子又謂舜東夷之人則陶漁在濟陰作什
器在魯東門就時在衛耕歷山在齊皆東方之地合于孟子按圖
記皆謂禹貢所稱雷首山在河東嬀水出焉而此山有九號歷山
其一號也予觀虞書及五帝紀蓋舜娶堯之二女乃居嬀汭則耕
歷山蓋不同時而地亦當異世之好事者適因嬀水出于雷首遷
就附益謂歷山爲雷首之別號不考其實矣由是言之則圖記皆
謂齊之南山爲歷山舜所耕處故其城名歷城爲信然也今濼上
之北堂其南則歷山也故名之曰歷山之堂按圖泰山之北與齊
之東南諸谷之水西北滙于黑水之灣又西北匯于栢崖之灣而

至于渴馬之崖蓋水之來也衆其北折而西也悍疾尤甚及至于崖下則泊然而止而自崖以北至于歷城之西蓋五十里而有泉湧出高或致數尺其旁之人名之曰趵突之泉齊人皆謂嘗有棄糠于黑水之灣者而見之于此蓋泉自渴馬之崖潛流地中而至此復出也趵突之泉冬溫泉旁之蔬甲經冬常榮故又謂之溫泉其注而北則謂之濼水達于清河以入于海舟之通于濟者皆于是乎出也齊多甘泉冠于天下其顯名者以十數而色味皆同以予驗之蓋皆濼水之旁出者也濼水嘗見于春秋魯桓公十有八年公及齊侯會于濼杜預釋在歷城西北入濟濟水自王莽時不

能被河南而灤水之所入者清河也預蕃失之今灤上之南堂其西南則灤水之所出也故名之曰灤源之堂夫理使客之館而辨其山川者皆太守之事也故爲之識使此邦之人尚有考也熙寧六年二月己丑記

考山川圖記分別是非如淄澠涇渭文定公之長技

非非若書甚局

詳晰蒼古

越州趙公救菑記

熙寧八年夏吳越大旱九月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越州趙公前民之未饑為書問屬縣菑所被者幾鄉民能自食者有幾當廩于官者幾人溝防構築可僦民使治之者幾所庫錢倉粟可發者幾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幾家僧道士食之羨粟書于籍者其幾具存使各書以對而謹其備州縣吏錄民之孤老疾弱不能自食者二萬一千九百餘人以告故事歲廩窮人當給粟三千石而止公斂富人所輸及僧道士食之羨者得粟四萬八千餘石佐其費使自十月朔人受粟日一升幼小半之憂其衆相蹂也使受粟

者男女異日而人受二日之食憂其且流亡也於城市郊野爲給粟之所凡五十有七使各以便受之而告以去其家者勿給計官爲不足用也取吏之不在職而寓于境者給其食而任以事不能自食者有是具也能自食者爲之告富人無得閉糶又爲之出官粟得五萬二千餘石平其價予民爲糶粟之所凡十有八使糴者自便如受粟又僦民完城四千一百丈爲工三萬八千計其傭與錢又與粟再倍之民取息錢者告富人縱予之而待熟官爲責其償棄男女者使人得收養之明年春大疫爲病坊處疾病之無歸者募僧二人屬以視醫藥飲食令無失所恃凡死者使在處隨收

瘞之法。廩窮人盡三月當止。是歲盡五月而止。事有非便文者。公一以自任。不以累其屬。有上請者。或便宜輒行。公于此時。蚤夜憊心力不少懈。事細鉅必躬親。給病者藥食。多出私錢。民不幸罹旱疫。得免于轉死。雖死得無失斂埋。皆公力也。是時旱疫被吳越。民饑饉疾癘死者殆半。葢未有鉅於此也。天子東向憂勞。州縣推布上恩。人人盡其力。公所拊循。民尤以爲得其依歸。所以經營綏輯先後終始之際。委曲纖悉。無不備者。其施雖在越。其仁足以示天下。其事雖行于一時。其法足以傳後世。葢菑沴之行。治世不能使之無。而能爲之備。民病而後圖之。與夫先事而爲計者。則有間

矣不習而有爲與夫素得之者則有間矣予故采于越得公所推行樂爲之識其詳豈獨以慰越人之思將使吏之有志于民者不幸而遇歲之菑推公之所已試其科條可不待頃而具則公之澤豈小且近乎公元豐二年以大學士加太子少保致仕家于衢其直道正行在于朝廷豈弟之實在于身者此不著著其荒政可師者以爲越州趙公救菑記云

備考 趙公抃也熙寧三年以叅政出元豐二年致仕

此政非趙公不能行亦非子固不能記倣所記而力行之天下雖有堯湯之厄吾民之委于溝壑者少矣

褒中有戒先生制誥似勝歐汪

制誥 原第二十卷

特進觀文殿大學士除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制 試中書舍人制誥一道

門下錫之列壤。顓師寵于藩維。申以榮名。視官儀于宰路。所以褒隆舊哲。優異宗工。維今古之通規。寔邦家之盛典。宜兼禮秩。屬在耆英。播告治朝。用揚孚號。具官某莊毅足以任重。肅哲足以視身。有能斷大事之明。有克勤小物之慎。以察微之智。練達人情。以經遠之謀。彌綸國體。中外宣力。左右納忠。今方內靖嘉。百揆攸叙。助朕致此。時乃之庸。位特次于上公。職仍通于秘殿。閱時已久。加命宜殊。是用處以名城。分建旄之寄。屬均於台衮。極備物之恩榮。於

戲。顯有功尊有德朕于崇獎近輔之心可謂至矣覩百姓撫四夷
爾于將順朕美之義可不懋哉尚體眷懷往祇厥服。

勑監司考覈州縣治迹詔 試中書舍人三道

朕惟天之所以視聽者在民故朕之所以承天者以夫民事爲尤重夫能使吾民足於衣食安於作息無愁怨歎咨之聲有廉恥自重之誼者在夫州縣之吏而已朕旣擇人付以茲任而尚憂夫方域之廣生齒之衆吏或不明不良不能究宣恩德使達於下開導群情使通於上是以置使分部屬之刺督而考覈幽明甄別淑慝罕能務稱其職朕方憲於先王以正百官之任使處其名必效其寔夫比群吏之治而謹其勸創固朕之所孜孜而不敢怠也廉按之臣其體朕意於夫治人之官審加察焉使純明修潔慈祥仁篤

之吏無壅於上聞而昏庸汙慢苛薄媮僞之人不能自匿庶夫事舉刑清和樂交於內外風移俗易忠厚格於神明方虛朕心以觀汝效賞罰有典誼無敢私其尚欽承朕言不食。

俗弊畧具于此。然亦介甫之唾餘

相制二

有爲之君。樂賢以自助。有志之士。遇主而後伸。兩常相須。而相濟者少。兩常相求。而相値者寡。朕觀前代君臣之際。聖賢相與之盛。慨然忻慕。願比迹焉。今得其人。詔于爾衆。恭行無緇磷。學有本原。材諝智謀。淑問惟舊。納忠左右。匪懈夙宵。蔽自朕心。命爾子翼。刻予右相。進貳西臺。嗚呼。自道術不明。而世蔽滋久。法度多缺。而紀綱浸微。圖治者以古爲迂。錯事者以苟爲得。兵安于坐食而不合于農。士習于空言而不知爲吏。禮義廉恥闕而不恥。朋黨比周靡然成俗。任之以學斆而敗官以罷者方興起之以赴功而便文自

營者滋出伊欲黜漢唐之淺陋追堯舜之高明尚懋相予予忱不貳使千載之墜振于一朝上下之間配于前烈以揚我先后之光訓亦纘爾舊服之顯庸

兵農分合可
感

節相制

古者出軍之法如于一井之間遣將之常甫在六官之內師田共務文武同方蓋丁發召之期則士就戎行而卿行于外已征誅之事則衆遵農畔而帥旋于朝歷世雖殊茲致惟一逮後王之更造開阡陌以居民隷伍符者身不受于一廛使齊鉞者位不連於九棘其于荷戈執鋭爲王之爪牙立纛設旄爲國之屏翰上下之任古今則同乎得異能詔于在列某性資强毅識慮精通束髮脩身有恕己及人之志歷官行事有承流宣化之勤踐揚要極之司更閲歲時之久嘉謀讜論簡在朕心廣譽善聲洽于輿論有國之典

以爵詔功宜疇厥庸爰啟爾宇建大將之旗鼓尸我一方賜諸侯之土田保茲東夏以董齊于軍旅以撫和于士民忝帝傳之寵名益戶封之眞食兼隆異數奬勵茂勲於戲昔吉甫典兵萬邦為憲申伯作邑四國于蕃宜悉意于壯猷庶俾忠于前烈答揚祖宗之訓予冀為衆得人夾輔邦家之基爾尚為時宣力

左右正言制

左右之臣。以言爲職。事有得失。關于理體。利害繫于人情。或方兆于幾微。或已施于命令。論皆可及。誼無不從。選用特殊。寄屬惟重。正官之始。得士尤艱。某綽有時材。通于世用。獻替之位。宜服寵名。夫上之求乎下者。患乎難知。下之求乎上者。患乎難達。使耳目之任無蔽。藥石之䂓必聞。尚惟汝能以助予治

熙寧君臣所知者公藏而已首及勸助可謂德音

戸部侍郎制

田疇生齒之籍穀帛貨泉之計下以制民之產上以經國之用地官之貳寔叅總焉朕方因能以用人正名以授職俾服乃事必惟其材某頃以通敏之姿久更要劇之任往副民部孰如爾宜夫知農之艱難而有以勸助視財之豐匱而有以均節使公藏贍足而私蓄羨盈朕將觀爾之能爾其無懈于位

刑部侍郎制

刑者所以禁人爲非而聖王之所尤慎中臺總領之任秩貳秋官之崇朕方正名以稽群吏之治法古而修制度之文必惟其人俾服予采其慈恕忠篤明習法令參執邦典莫如汝宜夫能使民無寃亦已善矣推之可以至于使民無訟爾尚勉哉以承予綱紀四方之志

移滄州過闕上殿劄子

臣聞基厚者勢崇力大者任重故功德之殊垂光錫祚舄奕繁衍久而彌昌者蓋天人之理必至之符然生民以來能躋登茲者未有如大宋之隆也（真從此說起）夫禹之績大矣而其孫太康乃墜厥緒湯之烈盛矣而其孫太甲既立不明周自后稷十有五世至于文王而大統未集武王成王始收太平之功而康王之子昭王難于南狩昭王之子穆王始于荒服至于幽厲陵夷盡矣及秦以累世之智并天下然二世而亡漢定其亂而諸呂七國之禍相尋以起建武中

史筆奇才尤在此段時時吟誦可換凡胎骨盡文字用[illegible]雖以二百字檃括數千年前此未有也

大排場

興然冲質以後世故多矣魏之患天下爲二晉宋之患天下爲南北隋文始一海內然傳子而失唐之治在于正觀開元之際而女禍世出天寶以還綱紀微矣至于五代蓋五十有六年而更八姓十有四君其廢興之故甚矣宋興太祖皇帝爲民去大殘致更生兵不再試而粵蜀吳楚五國之君生致闕下九州來同復禹之跡內輯師旅而齊以節制外卑藩服而納以繩墨所以安百姓御四夷綱理萬事之具雖創始經營而彌綸已悉莫貴于爲天子莫富于有天下而舍子傳弟爲萬世策造邦受命之勤爲帝太祖功未有高焉者也太宗皇帝遹求厥寧既定晉疆錢俶自歸作則垂憲

鏗然而韶鈞鳴乎序中不可無此振厲

克紹克類保世靖民丕丕之烈爲帝太宗德未有高焉者也眞宗皇帝繼統遵業以涵煦生養蕃息齊民以并容徧覆擾服異類蓋自天寶之末宇内板蕩及眞人出天下平而西北之虜猶開入闕邊至於景德一百五十餘年契丹始講和好德明亦受約束而天下銷鋒灌燧無雞鳴犬吠之警（一作驚）以迄于今故于是時遂封泰山禪社首薦告功德以明示萬世不祧之廟所以爲帝眞宗仁宗皇帝寬仁慈恕虚心納諫慎注措謹規矩早朝晏退無一日之懈在位日久明于羣臣之賢不肖忠邪選用政事之臣委任責成然公聽並觀以周知其情僞其用舍之際一稽于衆故任事者亦皆

警懼否輒罷免世以謂得馭臣之體春秋未高援立有德傳付惟允故傳天下之日不陳一兵不宿一士以戒非常而上下晏然殆古所未有其豈弟之行足以拊衆者非家施而人悅之也積之以誠心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故棄羣臣之日天下聞之皆路祭巷哭人人感動欷歔其得人之深未有知其所繇然者故皇祖之廟爲宋仁宗英宗皇帝聰明睿知言動以禮上帝眷相大命所集而稱疾遜避至于累月自踐東朝淵默恭慎無所言議施爲而天下傳頌稱說德號彰聞及正南面勤勞庶政每延見三事省決萬幾必咨詢舊章考求古義聞者惕然皆知其志在有爲雖早遺天

論宋治切中

下成功盛烈未及宣究而明識大略足以克配前人之休故皇考之廟爲宋英宗陛下神聖文武可謂有不世出之姿仁孝恭儉可謂有君人之大德憫自晚周秦漢以來世主率皆不能獨見于衆人之表其政治所出大抵踵襲卑近因于世俗而已于是慨然以上追唐虞三代荒絶之跡脩列先王法度之政爲其任在己可謂有出于數千載之大志變易因循號令必信使海內觀聽莫不奮起羣下遵職以後爲羞可謂有能行之效今斟酌損益革弊興壞制作法度之事日以大備非因陋就寡拘牽常見之世所能及也

一○筆○收

繼一祖四宗之緒推而大之可謂至矣蓋前世或不能拊其民者

刑與賦役之政槩也宋興以來所用者鞭朴之刑然猶詳審反復至于緩故縱之誅重誤入之辟蓋未嘗用一槩刑也田或二十而稅一然歲時省察數議寬減之宜下蠲除之令蓋未嘗加一槩賦也民或老死不知力役然猶憂憐惻怛常謹復除之科急擅興之禁蓋未嘗興一槩役也所以拊民者如此前世或失其操柄者天下之勢或在于外戚或在于近習或在于大臣宋興以來戚里宦臣曰將曰相未嘗得以擅事也所以謹其操柄者如此而況輯師旅于內天下不得私尺兵一卒之用畢藩服于外天下不得專尺土一民之力其自處之勢如此至于畏天事神仁民愛物之際孝

嘗有須臾懈也其憂勞者又如此蓋不能揖其民而至于失其操柄又怠且忽此前世之所以危且亂也民附于下操柄謹于上處勢甚便而加之以憂勞此今之所以治安也故人主之尊意諭色授而六服震動言傳號渙而萬里奔走山巖窟穴之氓不待期會而時輸歲送以供其職者惟恐在後航浮索引之國非有發召而籝齎橐負以致其贄者惟恐不及西北之戎投弓縱馬相與祗服而戲豫東南之夷正冠束衽相與挾冊而吟誦至于六府順敘百嘉鬯遂凡在天地之內含氣之屬皆裕如也蓋遠莫懿于三代近莫盛于漢唐然或四三年或一二世而天下之變不可勝道也豈

有若今五世六聖百有二十餘年自通邑大都至于荒陬海聚無變容動色之慮萌于其心無援枹擊柝之戒接于耳目臣故曰生民以來未有如大宋之隆也竊觀于詩其在風雅陳太王王季文王致王迹之所由與武王之所以繼代而成王之典則美有假樂鳧鷖戒有公劉泂酌其所言者蓋農夫女工築室治田師旅祭祀飲尸受福委曲之常務至于兔罝之武夫行脩于隱牛羊之牧人愛及微物無不稱紀所以論功德者由小以及大其詳如此後嗣所以昭先人之功當世之臣子所以歸美其上非徒為告鬼神覺寤黎庶而已也書稱勸之以九謌俾勿壞蓋歌其善者所以與其

鄉慕興起之意防其怠廢難久之情養之于聽而成之于心其于
勸帝者之功美昭法戒于將來聖人之所以列之于經垂爲世教
也今大宋祖宗興造功業猶太王王季文王陛下承之以德猶武
王成王而羣臣之于考次論撰列之簡冊被之金石以通神明昭
法戒者闕而不圖此學士大夫之過也蓋周之德盛于文武而雅
頌之作皆在成王之世今以時考之則祖宗神靈固有待于陛下
臣誠不自揆輒冒言其大體至于尋類取稱本隱以之顯使莫不
究悉則令文學之臣充于列位惟陛下之所使至若周之積仁累
善至成王周公爲最盛之時而泂酌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所以

為成王之戒蓋履極盛之埶而動之以戒懼者明之至智之盡也如此者非周獨然唐虞至治之極也其君臣相飭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則處至治之極而保之以祗慎唐虞之所同也今陛下履祖宗之基廣太平之祚而世世治安三代所不及則宋興以來全盛之時實在今日陛下仰探皇天所以親有德饗有道之意而奉之以寅畏俯念一日二日萬幾之不可以不察而處之以兢兢使休光美實日新歲益閎遠崇侈循之無窮至于萬世永有法則此陛下之素所蓄積臣愚區區愛君之心誠不自揆欲以庶幾詩人之義也惟陛下之所擇

輯評

王遵巖曰體意雖出于封禪美新諸家及韓柳進唐雅亭等門戶中來然原本經訓別出機軸不爲諛悅淺制而忠藎進戒之義昭然與周雅比盛矣眞作者之法也

遵巖又常曰氣厚質醇曾遠不逮董劉若此篇恐未可一概而論也余窺作者之意直欲點竄二典塗改雅頌岸然與韓碑頡頏轉以醇厚遜韓奇崛耳

議經費劄子

臣聞古者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使有九年之蓄而制國用者必于歲杪蓋量入而爲出國之所不可儉者祭祀也然不過用數之仂則先王養財之意可知矣蓋用之有節則天下雖貧其富易致也漢唐之始天下之用嘗屈矣文帝太宗能用財有節故公私有餘所謂天下雖貧其富易致也用之無節則天下雖富其貧亦易致也漢唐之盛時天下之用嘗裕矣武帝明皇不能節以制度故公私耗竭所謂天下雖富其貧亦易致也宋興承五代之敝六聖相繼與民休息故生齒既庶而財用有餘且以景德皇祐治平校

眞 仁 英

之景德戶七百二十萬墾田一百七十萬頃皇祐戶一千九十萬墾田二百二十五萬頃治平戶一千二百九十萬墾田四百三十萬頃天下歲入皇祐治平皆一億萬以上歲費亦一億萬以上景德官一萬餘員皇祐二萬餘員治平并幕職州縣官三千三百餘員總二萬四千員景德郊費六百萬皇祐一千二百萬治平一千三百萬以二者校之官之衆一倍于景德郊之費亦一倍于景德官之數不同如此則皇祐治平入官之門多于景德也則皇祐治平用財之端多于景德也誠詔有司按尋載籍而講求其故使官之數入者之多門可考而知郊之費用財之多端可考而知然後

各議其可罷者罷之可損者損之使天下之入如皇祐治平之盛而天下之用官之數郊之費皆同于景德二者所省者蓋半矣則又以類而推之天下之費有約于舊而浮于今者有浮于今而約于舊者其浮者必求其所以浮之自而杜之其約者必本其所以約之由而從之如是而力行以歲入一億萬以上計之所省者十之一則歲有餘財一萬萬馴致不已至于所省者十之三則歲有餘財三萬萬以三十年之通計之當有餘財九萬萬可以為十五年之蓄自古國家之富未有及此也古者言九年之蓄者計每歲之入存十之三耳蓋約而言之也今臣之所陳亦約而言之今其

數不能盡同然要其大致必不遠也前世于彫敝之時猶能易貧而爲富今吾以全盛之勢用財有節其所省者一則吾之一也其所省者二則吾之二也前世之所難吾之所易可不論而知也伏惟陛下冲靜質約天性自然乘輿器服尚方所造未嘗用一奇巧嬪嬙左右掖廷之間位號多闕躬履節儉爲天下先所以憂憫元元更張庶事之意誠至惻怛格于上下其于明法度以養天下之財又非陛下之所難也臣誠不自揆敢獻其區區之愚惟陛下裁擇取進止元豐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垂拱殿進呈

名言碩畫設安石進用之初朝廷大臣有進此議于天子者天

子灼然知國家之富足以計三十年之通而用之不窮則新法之行亦可不必矣惟無以釋天子患貧之心而力攻執政求富之策所以百諫而百不入歟公此議上神宗曰節用爲理財之要世之言理財者未有及此也余是以歎神宗之可與爲善而惜前此諸君子進說之疏也

狀　原第三十五卷

明州擬辭高麗送遺狀

竊見接送高麗使副儀內一項高麗國進奉使副經過州軍送知州通判土物並無答謝書候進奉使回日依例估價以係官生帛就整數量加回答檢會熙寧五六年高麗國進奉有使副送明州知州通判土物共估價二百貫以上九十九陌熙寧五年及九年有進奉使無副使送明州知州通判土物共估計價錢一百貫以上九十九陌其土物奉聖旨並依例令收估價回答臣今有愚見合具奏聞者右謹如前竊以高麗在蠻夷中爲通于文學頗有知識

可以德懷難以力服也故以隋之全盛煬帝之世大兵三出天下騷然而不能朝其君及至唐室以太宗之英武李勣之善將至于君臣皆東嚮以身督戰而不能拔其一城此臣之所謂難以力服也宋興自建隆以來其王王昭以降六王繼脩貢職使者相望其中間厭于強虜自天聖以後始不能自通于中國陛下即祚聲教四塞其國聞風不敢寧息不忌強胡之難不虞大海之阻效其土實五歲三至如東西州唯恐在後其所以致之者不以兵威此臣之所謂可以德懷也陛下亦憐其萬里惓惓歸心有德收而撫之恩禮甚厚州郡當其道途所出近勞燕餞所以宣達陛下寵錫待

遇之意此守臣之職分也其使者所歷之州贄其所有以爲好于邦域之臣陛下加恩皆許受之而資以官用爲其酬幣其使一再至之間許其如此不爲常制可也今其使數來邦域之臣受其贄遺著于科條以爲常制則臣竊有疑焉蓋古者相聘贄有珪璋及其卒事則皆還之以明輕財重禮之義今蠻夷使來邦域之臣與之相接示之以輕財重禮之義使知中國之所以爲貴此人事之所宜先則當還其贄如古之聘禮還其珪璋此誼之所不可已也又古之以贄見君者國君于其臣則受之非其臣則還之今蠻夷嚮化來獻其方物以致其爲臣之義天子受之以明天下一尊有

意義亦本原經術

臣而畜之之義此不易之制也邦域之臣與其使接以非其臣之義還其贄以明守禮而不敢踰亦不易之制也以此相厲以明天子之尊中國之貴所重者禮義所輕者貨財其于待遇蠻夷之道未有當先于此者也且彼贄其所有以明州一州計之知州通判所受爲錢二三十萬受之者旣于義未安其使自明而西以達京師歷者尚十餘州皆當有贄以彼之力度之蠻夷小國其于貨財恐未必有餘也使其有親附中國之心而或憂于貨財之不足臣竊恐有傷中國之義而非陛下所以畜之之意也臣愚竊欲自今高麗使來贄其所有以爲好于邦域之臣者許皆以詔旨還

之其資于官用以爲酬幣已有故事者許皆以詔旨與之如故惟
陛下詳擇之如可推行願更著于令蓋復其贄以及于恐其力之
不足厚其與以及于察其來之不易所謂尚之以義綏之以仁中
國之所以待蠻夷未有可以易此者也其國粗爲有知歸相告語
必皆心服誠悅慕義于無窮此不論而可知也臣愚非敢以是爲
廉誠以拊接蠻夷示之以輕財重禮之義不可不先庶幾萬分之
一無累于陛下以德懷遠人之體是以不敢不言

一高麗使也東坡欲絶其來子固欲優恤之惟恐其力之不足
以不繼其來兩先生各有所見未易議優劣也質諸先王柔遠之

經則曾議殊勝

祭王平甫文

嗚呼平甫決江河不足以爲子之高談雄辨吞雲夢不足以爲子之博聞彊記至若操紙爲文落筆千字徜徉恣肆如不可窮祕怪恍惚亦莫之係皆足以高視古今傑出倫類而況好學不倦垂老愈專自信獨立在約彌厲而志屈于不申材窮于不試人皆待子以將昌神胡速子于長逝嗚呼平甫念昔相逢我壯子稚閒託婚姻相期道義每心服于超軼亦情親于樂易何堂堂而山立忽泯泯而飆馺計皎皎而猶疑淚洸洸而莫制聊寓薦于一觴纂斯言而見意

備考 王平甫名安國介甫少弟也爲秘閣校理見上上問卿兄秉政外論謂何曰恨知人不明聚斂太急耳上默然不悅平甫溺于聲色介甫移書戒曰宜放鄭聲平甫復書曰亦願兄遠佞人指呂惠卿也惠卿卿之奪官放歸田里卒年四十七

文章議論臨川王氏一門無出其右

能言老蘇先生之文者曾公也深知老蘇先生之學者歐陽公也

哀詞 原第四十一卷

蘇明允哀詞

明允姓蘇氏諱洵眉州眉山人也始舉進士又舉茂才異等皆不中歸焚其所爲文閉戶讀書居五六年所有旣富矣乃始復爲文蓋少或百字多或千言其指事析理引物託諭侈能盡之約遠能見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煩能不亂肆能不流其雄壯俊偉若決江河而下也其輝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其略如是以余之所言于余之所不言可推而知也明允每于其窮達得喪憂歎哀樂念有所屬必發之于此于古今治亂興壞是非可否之際

意有所擇亦必發之于此于應接酬酢萬事之變者雖錯出于外而用心于內者未嘗不在此也嘉祐初始與其二子軾轍復去蜀遊京師今參知政事歐陽公修爲翰林學士得其文而異之以獻于上旣而歐陽公爲禮部又得其二子之文擢之高等于是三人之文章盛傳于世得而讀之者皆爲之驚或歎不可及或慕而效之自京師至于海隅障徼學士大夫莫不人知其名家有其書旣而明允召試舍人院不至特用爲秘書省校書郎頃之以爲霸州文安縣主簿編纂太常禮書而軾轍又以賢良方正策入等于是三人者表見于當時而其名益重于天下治平三年春明允上其

禮書未報四月戊午以疾卒享年五十有八自天子輔臣至閭巷之士皆聞而哀之明允所爲文集有二十卷行于世所集太常因革禮有一百卷更定謚法二卷藏于有司又爲易傳未成讀其書者則其人之所存可知也明允爲人聰明辨智過人氣和而色溫而好爲策謀務一出己見不肯躡故迹頗喜言兵慨然有志于功名者也二子軾爲殿中丞直史館轍爲大名府推官其年以明允之喪歸葬于蜀地既請歐陽公爲其銘又請予爲辭以哀之曰銘將納之于壙中而辭將刻之于冢上也余辭不得已乃爲其文曰嗟明允兮邦之良氣甚夷兮志則彊閱今古兮辨興亡驚一世兮

擅文章御六馬兮馳無疆決大河兮嚙扶桑粲星斗兮射精光衆
伏玩兮雕肺腸自京師兮洎幽荒矧二子兮與翺翔唱律呂兮和
宮商羽衮衮兮勢方飈孰云命兮變不常奄忽逝兮汴之陽維門
著兮曄煌煌在後人兮慶彌長嗟明允兮庸何傷

雄駿○辭如其文

公誌銘凡廿六卷未爲後學所表章余選擇數首以見公非不足于此者

誌銘 原第四十三卷

都官員外郎胥君墓誌銘

君姓胥氏諱元衡字平叔長沙人皇考諱某王考諱某考諱某王考贈尚書工部郎中考爲翰林學士尚書工部郎中贈尚書吏部侍郎君少以蔭爲將作監主簿六遷爲殿中丞賜緋魚袋鎖廳應進士舉得出身又三遷爲尚書都官員外郎歷監在京染院內衣庫皮角庫簽書河南府判官公事通判湖州又通判海州治平三年四月壬寅以疾卒于泗州其年八月庚寅葬于許州陽翟縣三封原翰林君之塋初娶李氏太子少傅若谷之女再娶韓氏封成

安縣君尚書刑部員外郎知制誥綜之女子男二人曰茂諶太廟室長次尚幼女二人長早夭君少孤能自奮勵力學問工爲文章又謹畏廉潔慕善而不自放居官雖小法未嘗不愼而不爲察察于人有所能容其大意如此故所至士大夫愛其脩而百姓歸其恕其在染院二庫雖尚少已有能名及爲通判判官而能益顯蓋所試者大將豈可勝數哉始大臣薦其文章宜在館閣近臣又薦其修潔宜任御史朝廷方嚮用之以爲江西轉運判官命始下而君蓋已死矣死時年三十有九聞其喪者識與不識皆哀之蓋天聖之間翰林君方處顯好收奬天下之士而名能知人士之出於

盛衰之際可爲累可兩世交游讀之亦可以少媿矣

其時有盛名於天下者多翰林君發之及其後君既壯大所與遊士大夫亦皆一時之雋然自天聖至于今纔四十年翰林君之門下士多至大官富貴尊寵君所與遊士大夫亦多重於時而翰林君弃賓客已久君又蚤世獨翰林君之夫人建康郡太君田氏年七十與君之孥羈旅於閭巷君之喪合衆人之賻乃克葬其盛衰之際如此固所謂命者非耶君之葬秘閣校理裴煜以茂諶之疏來請銘予與君皆嘉祐二年進士故不得辭銘曰

維艱而勤以敏其繼維平而畏以篤其義考已無遺在人有賜我志之良孰曰非遂我材之亢誰曰非試不申其期不擴其施有命

則然。其又何悲。尚告後世知者之辭。

詳略輕重有史筆者畢竟不同以老蘇家傳校之自見

贈職方員外郎蘇君墓誌銘

熙寧元年春余之同年友趙郡蘇軾自蜀以書至京師謂余曰軾之大父行甚高而不爲世用故不能自見於天下然古之人亦不必皆能自見而卒有傳於後者以世有發明之者耳故軾之先人嘗疏其事蓋將屬銘於子而不幸不得就其志軾何敢廢焉子其爲我銘之余爲之記其說曰君諱序字仲先眉州眉山人其先蓋趙郡欒城人也曾大父釿大父祜父杲三世皆不仕而行義聞於鄉里祜生於唐季而卒於周顯德之間嘗以事至成都遇道士異之屛人謂曰吾術能變化百物將以授子祜辭不願道士笑曰是

果有以過人矣而杲始以好施顯名君讀書務知大義爲詩務達
其志而已詩多至千餘篇爲人疎達自信持之以謙輕財好施急
人之病孜孜若不及歲凶賣田以賑其鄰里鄉黨至熟人將償之
君辭不受以是至數破其業厄於饑寒然未嘗以爲悔而好施益
甚過人無疎密一與之傾蓋無疑礙或欺而侮之君亦不變人莫
測其意也李順叛攻眉州君居圍中守禦會其父病歿君治喪執
禮盡哀退慰安其母皆不失所宜慶曆初詔州縣立學取士爭欲
執事學中君獨戒其子孫退避人皆服其行蜀自五代之亂學者
衰少又安其鄉里皆不願出仕君獨敎其子渙受學所以成就之

者甚備至渙以進士起家蜀人榮之意始大變皆喜受學及其後眉之學者至千餘人蓋自蘇氏始而君之季子洵壯猶不知書君亦不强之謂人曰是非憂其不學者也既而洵果奮發力學與其子軾轍皆以文學名天下爲學者所宗蓋雖不用於世而見於家稱於鄉里者如此是不可以無傳也已君始以子恩爲大理評事後累贈尚書職方員外郎享年七十有五慶曆五年五月十一日終於家八年二月某日葬於眉山縣修文鄉安道里先塋之側夫人史氏蓬萊縣太君二子曰渙尚書都官郎中提點利州路刑獄公事有能名曰洵霸州文安縣主簿編纂太常禮書贈光祿寺丞

孫七人位㑭不欺不疑不危軾轍軾殿中丞直史館轍商州軍事推官銘曰

蘇氏徂西偱蜀崩分三世高逝以篤吾仁二君始不羈勞躬以畢孝於父母施及窮嫠維見之卓敎其子孫終化鄉邦學者詵詵維子若孫同時三人擅名文章震動四方廼本厥初考祖之自刻詩墓石以昇厥裔

南豐先生全集錄卷二終